

■ 旅途见闻

忆在俄罗斯寻访红色印迹

徐国平

因疫情影响,已有多数没有出国旅游,在家空闲时会翻阅以往旅游的照片。回忆在旅游中的见闻和感受,也是一种乐趣。

退休后,我和朋友一起去过俄罗斯。这个苏联最大的加盟国,历史悠久、环境优美,城市建筑雄伟壮观,特别是在历史名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,不少古典建筑美轮美奂。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歌剧院、音乐厅和教堂的数量多得惊人。让游客在视觉享受的同时,对俄罗斯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史有简略了解。

我们这一代人从上世纪50年代起,就对苏联有认识和印象。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,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,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“老大哥”。几十年风风雨雨,直至东欧剧变、苏联解体,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,尽在记忆之中。旅程中,我们这些老年游客都想多看一看苏联时期留下的红色印迹。当地导游为满足我们要求,在旅游点安排中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。

寻访苏联的红色印迹首选的是红场和克里姆林宫。站在古朴

又凝重的长方形条石路面上,遥望广阔的红场,回想起当年在影视作品看到的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,现在身临其境,感到激动不已。游览克里姆林宫时,看到典雅的宫殿式古典建筑和苏维埃年代建造的大厦完美结合,俄罗斯世俗和宗教文化遗产与权力中心和谐共存,且宫内林木葱郁、环境优美,让人赏心悦目。可是想到高大的红墙虽仍旧巍然屹立,尖塔上的红宝五角星依然闪闪发光,但飘扬了74年的镰刀和铁锤标记的红旗却倒下了。那段如火的岁月流逝不回,曾有的荣光不再,让人感慨万千。有追思,有怀念,但更多的是痛惜。

红墙的另一侧还有列宁陵墓,由红色花岗岩和黑色长石砌筑而成,陵墓外形简洁、朴素庄重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遗体就安放在墓内的水晶棺中。导游说,俄罗斯群众对列宁仍很敬仰,常年有人前来瞻仰。我们也很想进去瞻仰一下,可惜当天陵墓正在整修,没有对外开放,只能在陵墓外鞠躬致意了。

红场边上的亚历山大公园内有著名的无名烈士墓,这是为纪念二战时为国捐躯的红军战士而建,墓前有长年不灭的火炬。这里经常有

群众前来献花,墓前有国家一号岗哨战士值勤,卫国战争的精神还在这里传承。

随后我们来到圣彼得堡。这座城市是苏联十月革命的发源地,曾改名为列宁格勒。我们参观了坐落子市中心涅瓦河边的彼得堡罗要塞。在这六棱体的古堡内,有钟楼、炮楼、造币和兵工厂,十月革命前夕,这里是起义部队的指挥部,列宁指挥战士在古堡的旗杆上悬挂起一盏明灯,指引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冬宫。作为十月革命的见证物,现在明灯和大多革命遗迹尚在。紧接着,我们来到涅瓦河边,参观阿芙乐尔号这艘具有纪念意义的军舰。是它,向冬宫发射了第一炮,揭开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。之后列宁领导的革命者夺取政权,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如同我国嘉兴南湖的红船一样,在本国革命史乃至国际共运史上都有着重要历史纪念意义。导游介绍说,这里是中国游客必到之处,其他国家的游客和当地人很少来。看来,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还要靠中国共产党人扛起来。

圣彼得堡的红色印迹还不少。我们随后参观的斯莫尔尼宫,在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,这里是布尔

什维克党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,列宁就在此办公和居住。至今,这里还竖立着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的纪念碑。在街头巷尾,不经意间还能看到镰刀和铁锤的雕塑。圣彼得堡是座英雄的城市。二战期间,德国法西斯军队将这座城市围困了872天。苏联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列宁格勒保卫战,最终取得胜利,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,60多万人死于空袭、炮火和饥饿,城市被炸得到处是废墟。战后苏联人民重建家园,再现了城市的昔日风采。

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,我们来到了莫斯科大学。上世纪50年代,在这座主楼32层,两翼副楼也有18层高等学府,曾有许多中国学子在这里留学。1957年11月17日,毛泽东主席正是在主楼的大礼堂对中国留学生发表了“世界是我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”著名讲话。听导游一介绍,再回望大学主楼尖顶上的红星,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这也是一种红色情结吧!

沧海桑田,被时光车轮碾过的历史记忆仍未磨灭。这次俄罗斯寻访红色印迹之行,使我感受颇深。至今回忆起来,仍觉得意味深长。

■ 幸福生活

石趣

纪红深

水无石不清,石无水不美。石与水,一温软一强硬,一流动一静止,它们两者相遇,往往会浪漫无比。是水,就浪花飞溅;是石,就形态万千。

揽名胜古迹,与山水交融,是我心中的一份欢喜。几十年来,我每到一地方都会徜徉于山水之间,寻找河流、溪涧、沟壑中称之为“溪坑精灵”的溪坑石,并把其带回家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,我每每外出旅游,就会不自觉地走进山野溪河边,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溪坑石,或形状滚圆,或带有棱角。“淘”得几枚水冲石或“溪坑精灵”时,心中难掩收获的喜悦,不亚于获得一份珍贵宝贝。随着时间流逝,“战利品”日渐丰富,我也从最初的喜欢到偏爱,最后成为挚爱。捡石和藏石这个习惯不知不觉融入了我的生活,融入我的血液,还不知不觉地传给了我的一外孙女。

一路走过的日子,我家搬了一处又一处,而那些“溪坑精灵”总是跟随着我。在我家花园和鱼池的

各个角落,神态各异的溪坑石,有的用于堆砌,有的用于点缀,甚是动人。其中绝大部分取自溪口母亲河刻溪九曲之间。

感谢大自然的恩赐,把这些“溪坑精灵”带我身边,他们千姿百态、妙趣横生,没有一点人工打磨的痕迹。这些“溪坑精灵”有着细腻光滑的质感,是在大自然中经历水流千百年冲刷的沧桑见证,他们不屈不挠,在尘世中独显张扬。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!

虽然我也喜欢收藏其他东西,诸如古玩、书籍、邮票、钱币和徽章,但这些都不能跟源于自然水中的“精灵”作比较,我感觉这些“溪坑精灵”的岁月记忆更加绵长。

人到退休后,才能真正体会生活的纯粹,淡淡的友情更真,淡淡的微笑更醇,淡淡的孤独更美,淡淡的日常才是真。光阴的故事,像一坛老酒,醉人之韵,意犹未尽。几十年弹指一挥间,“溪坑精灵”给我的退休生活增添了许多精彩,它们让我们在凡尘中找到乐趣。

■ 奉人纪事

杂谈看戏

汪知羞

人生在世,少不了看戏。

记得五六岁时,表姐抱着我去下汪庙看戏。那是一出武打戏,两个手持明晃晃大刀的大汉正在格斗。忽然,一个汉子的头被另一个汉子砍下并塞进了木桶。许多年过去了,这个“血淋淋”的格斗场面依旧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若干年后,我们搬到蒋霞浦村,附近有座水苍庙,那里建有很好的戏台。每逢春节,总有外地的戏班子来演出。父亲在戏台边摆起葱油饼摊,我则在人群中钻来钻去。虽然看不懂戏中的故事情节,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。

我到奉化一中求学之后,看戏的机会少了,但也去剧院看过几次戏,如《秦香莲》《桃花扇》。当时看的大多是传统越剧,有时也看现代话剧和甬剧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社会上流行八个样板戏,广播唱的、电影放的,都是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,几乎看不到传统戏。

■ 往事如烟

王福表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人们普遍收入较低,再加上物资匮乏,紧俏商品都价格不菲或需要凭票获得。但人们向往和追求小康生活的热情不减。有句流行语叫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,有几件事情可见一斑。

包沙发:有一天,我趁调休机会搭厂车去宁波看望老战友。有两名战友退伍后同在宁波一家印刷厂工作。午饭后去他们宿舍,看到有一对新的单人沙发,两个硬木扶手,前脚呈羊角型,称为羊角脚,红黑格子面子,颇感新颖。我问是在哪里买的,他们说自己动手做的。说实话,“沙发”这个名词,以前还是在看小说时才知道的。有一年,我到上海出差,曾在姑妈家看到过两把很旧的单人沙发。当时我就想,既然你们能自己做,我也能。所以,我反复量了尺寸,画了一张草图,并详细询问了做沙发的工艺过程以及弹簧在何处购买等。后来,我趁隔壁邻居做木匠打家具之机,借用他的工具,利用旧木料,自己做了一对单人沙发的木架子;从镇办弹簧厂购来几十个沙发弹簧;找来一段硬木,到车木店车了四只羊角脚;请木匠做了四个平扶手;搞来了麻袋、麻线、棕丝等材料。经过几天业余时间的努力,一对包着麻布的单人沙发还子做成了。接下来要做的是布面子,这可难住了我,只得向爱人求助。爱人是皮件厂工人,她父亲又是红帮裁缝老师傅,在她的帮助下,沙发套子做成了。就这样,一对

再以后,进入改革开放时期,现代的、传统的、外国的剧目又都活跃在舞台上。由于种种原因,我已经不怎么去剧院,一次我所在的厂工会包场,我去看了一出现代话剧,看后若有所思,吟了一首小诗:

少时我来剧场,
觉得它很大很大,
江河湖海,亭台楼阁,
演不完人生悲欢离合。
现在我来剧场,
觉得它很小很小,
就像万里长江的一叶扁舟,
载不下历史一出序幕。

现在,去剧场看戏的人少了,但每逢春节,有的村还要请戏班子演传统戏,吸引附近村子的男女老幼摩肩接踵,前来看戏。

人们看电视也是在看戏,而且比坐在剧场里看戏更舒服。我想,人们在编戏、看戏的同时,不也在演戏吗?所以,中国有“逢场作戏”这个成语。社会就是个大舞台,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,扮演着不同角色。



云淡风轻 江幼红 摄

■ 心香一瓣

乐做“三耐”老人

郭烈成

我自上世纪90年代退休,至今已有了28个年头。从开始“人走茶凉”,闲着无事,颇感寂寞,到逐渐乐做不闲老人,成了力争健康长寿的高龄者。

耐得住“闲”。退休在家,和老伴一起生活,有自己的爱好,学

会了享受“闲生活”。如今,我科学安排作息时间,在“闲”中找快乐。比如在“闲”中培养自己的爱好。每天早晨或上午,我坚持走路一到两个小时;上午或下午,我花三四个小时,阅读订阅的8种报刊;晚上,再散步一个小时。这样,闲暇的日子就逐渐变得丰富、紧凑起来。

耐得住“独”。人到晚年常常处于孤独的生活状态,如子女不在身边。独处时,一定要学会享受孤独。孤独,也是一种难得的生活境遇,在没有外界干扰的环境中,老人可以视之一种新的契机、新的起点。在孤独的环境里,通过读书、写作等,把平凡的日子打理得“活色生香”。

耐得住“足”。俗话说“知足常乐”,人到晚年要学会知足。不管经历多少风雨,人都不能把物质享受看得过重。衣食无忧、生活闲适,这些基本生活条件满足,就是快乐晚年的基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和生活选择,幸福晚年生活离不开自得其乐。

■ 童真岁月

过年穿新衣

顾亚萍

临近农历新年,不禁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事。那时候总喜欢过年,不仅有好多好吃的,还可以穿新衣服。

我家有姐妹四人,彼此年龄相差两三岁。除了个头高矮不同,我们的胖瘦都差不多。平日,节俭的母亲总会自己动手,用缝纫机做新衣服给老大和老三穿。她做衣服时,尺寸会稍放大大一点,这样老大和老三穿剩后,缝缝补补可以给老二和老四穿。对家里而言,这是蛮好的安排,只是总亏待了老二和老四。我在家排行老二,总不见有新衣服穿,就盼着过年,因为过年时,我们姐

妹每人都有新衣服。那时候过年,天气非常寒冷,要穿棉袄棉裤,这过年的新衣服,是套在棉袄棉裤外的罩衣裤。

每年阳历10月以后,母亲就忙碌起来,为过年准备新衣。母亲隔三岔五去家附近的百货商店,看看有没有新花色的布料,盘算要用到多少布票。为了区别姐妹衣服,她总会扯几块不同花色或颜色的布料,有时碰巧买到一块剩剩的零头布(零头布可以少算些布料尺寸),又恰好能做一件新衣服,那像是捡到了大便宜,母亲会很开心。

为了表示重视,每年过年的新衣服要拿到外面的裁缝店去做。裁缝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妇女,在

百货商店旁边开裁缝店有好些年了。老话说“量体裁衣”,我们姐妹是不用量体的,裁缝拿上挂到头颈上的皮带尺,直接量母亲带去的我们姐妹的棉衣裤,在每一块布料上用大头针别上小块的白布,用圆珠笔分别做好记号。忙中还不忘记“老大都长这么大了”“福气真好”之类的活。

到了约好取衣服的日子,我们就会早早提醒母亲去拿。裁缝的小房间里堆满了布料,生意好得来不及准时完成衣服。我们去了常常取不来新衣,得催几次后才能把所有衣服都取齐。母亲一到家,我们一拥而上,眼巴巴地盯着她的手,挑出自己的新衣服,立马穿上,对着镜子

崭新的单人沙发摆在前后后卧的房间里,很是气派,引得不少厂里同事前来参观。

串电扇:电风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流行,有台式、壁式和落地式。这东西虽然不用凭票获得,但价格很贵。买一台电风扇需要花费当时普通职工三四个月的工资。因此,我的同事都自己动手做。几个同事搭厂车到宁波机电零配件商店批发来电机、风叶、网罩、琴键开关等主要部件,其他诸如立杆、开关盒、底盘等部件,在附近农机厂就有翻砂件卖。然后就是自己动手打磨、上漆、接线。在同事的努力下,一台台像模像样的电风扇就制成了,核算成本只要市场价的一半,但外观和使用效果同市场上买来的相差无几。

打水井:那时农村没有自来水,饮用水要到几百米远的水井去挑。当时厂里一些同事说要搞抽水井。抽水井就是手压水泵,现在农村有了自来水后就看不见了。我们自制的手压水泵,抽水“唧筒”是用小马力柴油机换下来的气缸筒,里面装一个圆盘状活塞,中间有一个单向阀门。“唧筒”下连着一根插入地中五六米长的自来水管。那自来水管下端做成尖头,周围钻上无数个过滤泥沙的小孔。再请来几个身强力壮的朋友,硬是用大木榔头一下一下把水管敲下去。然后把上面抽水“唧筒”、手压杆等连接好就算完成。从此以后,再也不用到几百米外的水井去挑水了。